

长篇小说

# 文书升官

孙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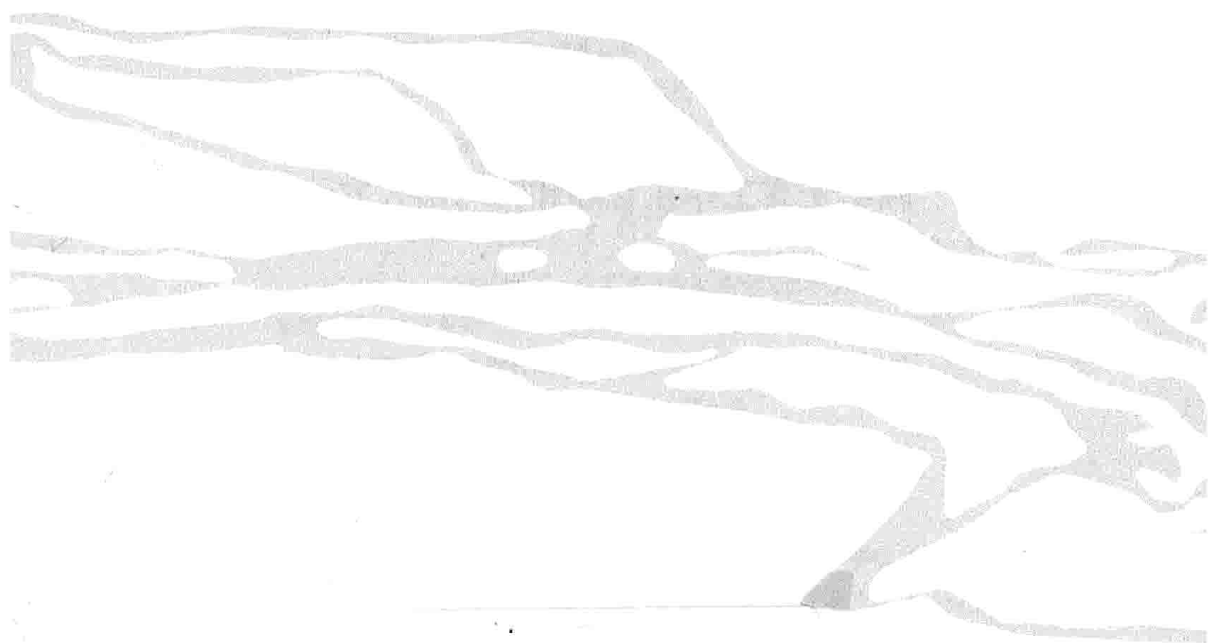
十卷

作家出版社

# 文如升官

孙浩文集

十卷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浩文集 / 孙浩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063-7792-8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4604 号

## 孙浩文集·文戈升官

---

作 者: 孙 浩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刘之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800 千

印 张: 224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792-8

定 价: 580.00 元 (全十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所有工作在官场和即将踏入官场的大学生们。

——作者感言

# 目录

## 1、纯属偶然 / 001

进入人事局，文戈的心情既轻松又沉重。轻松的是见到了局长和科长，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还留下了电话。可沉重的是，进入人事局这么重大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地成功。也许，领导就是随便了解了解，社会上的关系复杂呢，还有金钱。

## 2、出身无法选择 / 012

这个晚上，文戈失眠了。他想着白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同是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没发现有什么差距，可是一迈出校门，一走向社会，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他已经清醒地看到，他和柴富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又隐隐约约地感到，柴富是他今后一个时期竞争的主要对手。

## 3、从擦地开始 / 017

文戈仍然是早早上班，打扫卫生、拖地，然后是读干部统计的书，看人事工作方面的文件。一晃，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柴富笑着对文戈说：“如今这年代早就变了，要想进步，靠擦地是不行的。”

## 4、用心感动 / 026

柴富又说“发挥我们两个人的特长，我主外，你主内。主外，我主要是联系医生，进行全面治疗，还有联系各方面人物来看科长，解决资金问题。主内，你就是要伺候好科长及其妻子的生活，包括吃饭，洗衣，端屎端尿。你看怎么样？”

## 5、以诚为本 / 033

李文戈被确定为报告团成员，但文戈推脱有事，让柴富到各地做报告了。因而在所有文章、报告和材料上都是这样署名：作者：柴富、李文戈。

## 6、动心女孩 / 044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转局：柴富去办公室找晓丽，晓丽到干部科请教文戈。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

## 7、为情所病 / 054

“明天我要结婚了，今晚，我还有权利拥抱你一下。”晓丽说着，上前抱住了文戈，一行泪水，滴到了文戈的脸上，也滴在了他的心上。文戈也把晓丽紧紧抱在了怀里……

## 8、独当一面 / 062

文戈从内心深处觉得有点对不住老年，年龄人家比自己大，资历比自己长，级别比自己高，到人事局工作的时间足足比自己长了十多年。自己当了科长，老年还是科员，这事放在谁的身上，心里也不会好受。晚上，他和妻子刘芳一起买了一些水果，来到老年的家。

## 9、走为上策 / 069

想到这里，文戈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他仿佛看到自己今后的前程都要被柴富那张巨大的有形和无形的网所罩盖，不离开人事局，他恐怕永远也逃不出这样的结局。

## 10、从零开始 / 079

上班两天，加了两天班，两个晚上没回家，文戈不仅体会到了办公室综合工作的辛苦，而且也在心灵深处知道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和工作要求相比，差距太大了。他没来之前的那一点点小小的满足，现在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他知道，从现在开始，自己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了……

## 11、吓跑两个人 / 088

柴富临走的时候说：“文戈，说心里话，我是很佩服你的。同龄人让我佩服的不多。从今往后咱们不在一个单位了，也没有什么竞争了，今后就都多关照着点。在官场上谁都不容易呀！”

## 12、初显才华 / 096

讲话应该说是数据充实，例子生动，论述有层次，有理论，有高度，而且很有操作性。讲话中多处运用了市长喜欢的排比句式。天亮的时候，文戈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长出一口气，他有一种胜利在握的感觉。

## 13、自身价值 / 102

此时，他想起了陆军科长。想起他跟自己分别时说的那些话，以及自己亲眼所见陆军科长的官场遭遇。他把嘴紧紧地闭上。他记住了那句名言：祸从口出。要想在官场混，一定要管住这张嘴，不是管住吃，而且管住说。

## 14、感受成功 / 109

政府工作报告和全体成员会议讲话两个报告全部成功。文戈任综合科科长后两炮全部打响。文戈在政府办公室的作用开始显现，政府“一支笔”的地位逐步形成。人们对他已经刮目相看了。

## 15、别露锋芒 / 115

王主任说：“这些事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是有些嫉妒你的才华，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我送你四个字：别露锋芒。”

## 16、不战而胜 / 124

两个重要科长在一年内都因出错先后安排走了，只剩下从未出错的文戈了。

## 17、渠成水到 / 134

有人找他取经，想知道当官有什么秘诀。文戈想了想，笑着说：提拔确实有个机遇的问题。但机遇只给做了充分准备的人。这话细想一想，还是很有道理的。

## 18、步入官场 / 142

吴霞有点伤感地说：“你有点让我失望，但让我更敬重。”文戈说：“我感谢你，也会永远不忘你的。”文戈第一次在情感上战胜自己。心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坐怀不乱吧。

## 19、关键时刻 / 151

连续一个星期，文戈都忙碌在事故抢险和善后工作的第一现场。他不仅是从事文字工作，而且更多的是参与了指挥和协调，为市长、常务副市长、秘书长做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服务工作。

## 20、拜师学艺 / 158

秘书长笑了：“我哪有什么经验可谈呀。你也看到了，我这个政府秘书长；一直是在市长和常务副市长的批评中工作的。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脸皮厚，不怕批评。”说完，他自己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来。这是他爽朗的笑，胜利的笑，也是别人很少能看到的笑。

## 21、官场兵法 / 163

身在官场，不得不研究官场。文戈读了几本书，又结合工作实际，写出了这样的体会……

## 22、出了问题 / 167

三天的时间，文戈把让钱主任上火遭罪的难事搞定了。钱主任对文戈确实是另眼相看，认为这个年轻人确实比老同事有办法。

## 23、功夫在文字之外 / 179

永春笑着对文戈说：“教育那一块，总共修改二十个字，这真是验证了你那句话功夫在文字之外呀。”

## 24、把感情藏起来 / 191

文戈打开纸卷，是王主任亲笔写的六个草书大字：把感情藏起来。

“把感情藏起来。”文戈反复地咏读着，他突然从心里悟出了许多新的人生哲理……



## 25、机遇来了 / 205

王主任告诉他，可以找领导谈自己的想法了。程序就是：主任、秘书长、常务副市长、最后是市长。除了这四个人，其他任何人你都不要找，也不要谈。因为你是政府办的干部，不要找市委的任何领导谈。

## 26、事在人为 / 216

毫无疑问，也毫无争议，三个人中文戈被问得最多，最难，回答得也最精彩。“怎么样，你们看好了谁？”文戈走后，市委书记笑着问组织部长和常务副市长。“李文戈。”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 27、三个女人心 / 224

刘芳对文戈是放心的。结婚这么多年，她没有过这样的担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她也从电视、报纸上看，从广播里听，听同事们讲，现在当官的，身边是少不了女人的。有权有势的，女人会更多。这不是男人找女人，而是女人找男人，找有权有势的男人。

## 28、路在脚下 / 231

文戈发现，后面有一辆白色的轿车一直在跟着自己的车子。他的车快，后面的车也快；他的车慢，后面的车也慢。这时，文戈手机的短信信号响了一下。文戈拿出手机，打开一看，是一条彩信：我是一道彩霞，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围绕在你的身边，让你快乐、幸福。

## 1、纯属偶然

李文戈能够进入市人事局机关，那纯属偶然。

李文戈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党政机关进人已经是很严格了。没有特殊关系是很难进去的。他是师范学院毕业生，理应到教育口当老师，毕业报到证上也写得非常清楚，到市教育局报到。但他心不死，不愿意当老师，从进师范学院读书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想过要当老师。

李文戈是学中文的。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对文学非常喜爱，读了不少的文学名著，也写了不少的文章，高中时文章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他常常设想，学中文的，跳出教育口不当老师还是有希望的。

李文戈这个名字起的很有些“说道”。

李文戈的爸爸叫李雄，是一个工厂的普通工人，没有什么文化。平时少言寡语。年纪不大时就已经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样子很苍老。文戈很少见爸爸有快乐的时候。他甚至觉得：爸爸是不是不会笑呢？怎么总不见他脸上有笑容呢？

初中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高中，他终于看到了爸爸的笑容。那天录取通知书发下来，当小学老师的妈妈买回来了酒肉，做了一桌子的好菜。文戈头一次发现，爸爸喝了那么多的白酒，爸爸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爸爸说：“儿子，你给爸爸争了气，爸爸今天高兴，爸爸高兴呀！”

文戈发现，爸爸的眼里竟含有泪水。

妈妈说：“文戈这孩子会有出息的，他好多地方都像你呀！”

“我有出息吗？”爸爸端着酒杯问。

“你有。当年，你还当过副厂长呢！”妈妈挺自豪地说。

爸爸当过副厂长？文戈这可是头一回听说。从他懂事的那天起，他就知道爸爸是个工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从不多说一句话的工人。

“哈哈。”爸爸突然大笑起来。笑的那么爽朗，那么响亮，那么豪迈。他端起酒杯，把一杯白酒一口干了。

“我当年，真的是副厂长，最年轻的副厂长，是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代表。我是‘文革’时冲上来的年轻干部呀！”

“你爸爸要不是因为‘文革’的事倒霉，他现在最小也是个局长了。”妈妈一边往爸爸的碗里夹菜一边说。

“爸爸，快给我讲讲，‘文革’是怎么回事？您的副厂长又是怎么回事？”文戈大声地而又急切地说。

“不提了，不提了。好汉不提当年勇。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爸爸摆摆手，又喝了一杯酒。酒喝多了，他躺在那里就睡着了，脸上布满了快乐的笑容。那笑容就刻在了文戈的脑子里。

后来，还是妈妈钟敏讲起了爸爸李雄鲜为人知的那段历史。

李雄中学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没有考高中而到工厂参加了工作。从学徒到满徒，由于刻苦加认真，技术是同龄人中最好的，加上他为人忠厚，谦虚好学，群众关系非常好，很受大家的赞扬。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历史上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雄和当时的青年工人们一起，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先是造反，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工宣队占领学校。由于他表现突出，加上群众威信高，“三结合”的时候，他作为青年代表，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改为副厂长。这样的辉煌日子过了没几年，“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组织认定他是造反起家，哪来回哪，从副厂长的岗位上一撸到底，又回到了原来的车间当工人。人生戏剧般的变化让他一落千丈，

恋爱多年，马上就要结婚的姑娘和他吹了。他几乎是走到了绝路，他恨“文革”，是“文革”毁了他的前程，“文革”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创伤。

在后来的一段痛苦的日子里，李雄认识了小学教师钟敏，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知，最后到结婚生子。儿子出生的时候，钟敏问丈夫起什么名字，李雄不加思索地回答：“李文革”。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钟敏不解地问。

“文革给了我太多的苦难，我要让儿子永远记住这些苦难。”李雄说。

“你的苦难不应当让儿子来继承。我们应当让儿子得到幸福。”钟敏说。

李雄摇着头，对妻子的说法不满意。

“那……”钟敏看着脸上没有笑容的丈夫，想了想说：“那就叫李文戈吧。”

“这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文革，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简称。文戈呢，文是文化，戈呢，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文戈就是拿笔当武器，儿子长大了，让他学文，以笔做刀枪。文戈也是文革的谐音，也达到了你不忘那一段历史的目的，这是两全齐美，你看怎么样？”

听了妻子的讲解，没有什么文化的李雄点头同意了。

李文戈的名字就这么有意义地在他出生的第二天决定下来了。

由于起了这么个有着深远意义的名字，当小学老师的钟敏从小开始注意对儿子的文科教育，让他读很多的书，听很多的故事，动手写儿歌，读诗歌，写文章，使文戈的文科成绩一直远远高于其他同学，为此，有的同学和老师还一直说他是偏科。

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是难熬的。数学系的杨刚来家找他，进门就高兴地说：“文戈，我找到关系了，可以把我分配到师专当老师。不坐班，将来还可以评教授。”

文戈看着他兴高采烈的样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怎么，大学老师不比中学老师好？”杨刚瞪大了眼睛发问。

“好，大学老师当然比中学老师好。”文戈回答。

“那你就应当为我高兴呀！”

“是啊，应当为未来的杨教授高兴。”文戈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怎么样，要不要我帮帮你，咱俩一块去师专当老师？我的关系很硬的。”

“我愿意。”文戈当即回答。

“那要有条件。”

“说。”

杨刚伸出了一个巴掌，在文戈的眼前晃了晃。

文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杨刚道：“这都不懂呀。安排这样好的工作是要花钱的，这个数你懂吧？”

文戈瞪着眼睛想了想，小声道：“五千？”

杨刚晃着头，“五千？唬弄小孩子呢？五万呀！”

“五万？”文戈倒吸了一口凉气，连连摇头。

“怎么，嫌贵？告诉你实话，拿这个数想去师专还得找人排大队呢！”

文戈知道，杨刚说的可能是实话。可他也知道，家里没有多少钱。爸爸、妈妈挣的那几个有数的钱，除了供自己上了四年大学，还要接济有病的爷爷和在农村生活的姥姥。他不能再为自己的工作分配让爸爸妈妈拿钱了。

文戈摇摇头，声音低沉地说：“我家没钱。”

“没钱先借，等以后挣了再还。”杨刚启发着。

“我不借。”文戈说。

“那你以后会后悔的。”杨刚十分惋惜地说。

第二天，杨刚又兴冲冲地跑来说：“文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刚知道的，市人事局要一个大学生。那可是公务员呀。”

“那你就赶紧找关系去吧。”文戈不冷不热地说。

“我可不够格。人家点名要学中文的，而且还要笔头子硬，能写东西，我看你够格。”

文戈摇着头，心里说：自己的爸爸是个老工人，妈妈是个小学教师，家

里又没关系又没钱，这天大的好事，怎么能轮到我呢？

杨刚仿佛看透了文戈的心思，就说：“你去问问呗，也许是个机遇呢。”

文戈还是摇头，全当没有这回事。

第三天，杨刚又来了，这次说的有鼻子有眼，人事局就是需要一个写材料的笔杆子。

文戈问：“为什么不公开招聘呢？”

杨刚说，人事局怕公开招聘麻烦，只在很小的范围内选，人事局管分配的毕业生中有了几个人选，教育局管分配的师范生中还没选，听说也不想选。

“为什么呢？”文戈问。

“怕麻烦，怕教育局说人事局挖他们的墙角。”杨刚说。

真有其事？文戈的心有点活。能出教育口不当老师，这可是他一直以来的最大心愿和目标。听到这个消息，他仿佛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他决定第二天去看一看。

人事局的办公楼比教育局的楼高，院子也比教育局的大，门前的小汽车自然也比教育局的多。文戈是第一次进人事局，他来到了一楼的办公室。

屋里有几个人在办公，其中一个年岁很大，身体很胖的女同志在给一些表格上盖人事局的公章。文戈走到旁边看一看，是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审批表。那鲜红的大章盖上去，一个人的技术职称就算是决定了。文戈心想：这就是权力。他顿时对那个胖女人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

胖女人看了文戈一眼，没说话，还是继续盖章，并和拿登记表的女同志有说有笑，唠的话题是夏季去商店买衣服，她太胖，什么衣服也穿不了。唠着唠着，俩个人还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

等了大约十多分钟，章盖完了，拿登记表的女同志走了，胖文书收好了人事局的公章，这才抬头认真看了文戈一眼，问：“你有事？”

文戈赶忙走到她跟前，点点头。

“有事你说。”胖文书开口。

“我想问一下，我听说，人事局要招聘大学生，要文科的，能写材料。”

文戈赶紧说。

“没有的事呀！”胖文书赶忙摇头。

“我听说……”

“你听谁说？”

“我……”

“人事局的事我都知道，要招聘，也要到我这里来盖章呀！”胖文书口气十分肯定的说。

这时候，从里间屋子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子，他上下打量着文戈，开口道：“大学生分配的事，你到二楼干部科问问去吧。”

文戈看看那男子，眼神和表情有点复杂。

胖文书赶紧说：“这是我们办公室主任，他让你上二楼，你就上二楼干部科问问吧。”她的口气已经没有刚才那么肯定了。

文戈谢过了主任和文书，上了二楼。干部科门前有很多人，一看就知道，都是今年的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干部科的屋子里更是围了十几个男女学生，问这问那，两个工作人员接待着这些人，忙的是满头大汗。文戈想去问问，一是人多，挤不到前去；二是这么多人，问也不方便。他走出了屋子。

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就这么回去？他又觉得不甘心。他就顺着走廊往里走，里面有个办公室，没挂牌，门关着，但开了一道缝。文戈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想了想，鼓足了勇气，敲响了房门。先敲了三下，没什么动静，又敲了三下，等一等，里间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请进。”

文戈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屋里有张大办公桌，桌前坐着一个正在看档案的男子，有四十多岁。

“您好。”文戈轻声地打着招呼。

“您好。”男子也客气地回答。

“我是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我想来问一问，人事局是不是想要一名文科的，写作水平比较好的毕业生？”文戈开口就问。

男子放下了手中的档案，上下打量着文戈，足足看了有一分钟，然后问：

“你听谁说的？”问的声音有点严厉。

文戈不敢说谎，只得如实招来：“我听大学同学说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杨刚。”

“他为什么没来？”

“他是学数学的。”

问完这番话，男子又上下打量着文戈，口气舒缓了许多。“你叫什么名字？”

“李文戈。”

“文化大革命时生的？”

“不是，不是。我是文化的文，干戈的戈，就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李文戈赶紧解释。

“什么学校毕业？”

“省城师范学院。”

“什么专业？”

“中文。”

“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呢？毕业证，还是……”

“毕业证在家呢，我，我只有派遣证。”

文戈随手掏出了带在身上的毕业派遣证，恭敬地递了过去。

“你坐吧。”男子的口气友好了很多，而且让他坐。

文戈不敢坐。他掏出手绢，擦额头上的汗。

男子看过派遣证，说：“你是学师范的，应当由教育局分配的。”

“是。”文戈赶紧点头。

这时候，没有敲门声，却走进来一位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很消瘦的男子，进屋就问：“刘科长，选的怎么样了？”

男子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高局长，我正在选呢。”

文戈一听，心头一振，这就是人事局的高局长，他过去听别人说过，高局长的权力如何大，现在细看看，就是这么一个瘦老头儿。



“要抓紧呀，局里急等着用人。”高局长说。

“我这正翻档案呢。学中文的太少了，而且文笔好的也看不出来呀！”刘科长说。

“档案是死的，不能光看档案，还要看人。”高局长说着用目光看着文戈，上下打量着。

文戈眼前仿佛有一道亮光，突然觉得机会来了，他鼓足了勇气，“高局长，我是学中文的，我爱好写作，文笔也不错。”

“啊，毛遂自荐来了？”局长笑着说了一句。

“他不知道听谁说的，我们需要笔杆子，就主动找上门来了。”刘科长赶紧插话。

也许就是机遇，也许就是命运。高局长没有马上走，他从兜里掏出一支烟，刘科长见了，马上拿出打火机给点火。

高局长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抽了一口烟，很轻松、很愉快地把烟从嘴里吐出来，看着文戈问：“说说你的情况，让我听听。”

“我叫李文戈，从小就喜欢写作，中学时的作文在报纸上发表过，考大学时语文成绩特好，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优秀。还有，我爱好文学，在省级报纸上发表过散文、小说。”文戈赶紧说。

“散文、小说不算。我们这是政府机关，不是作家协会。”高局长不客气地打断了文戈的话。

刘科长在一旁赶紧问：“你写过报告吗？”

“没有。”文戈如实回答。

“写过领导讲话吗？”刘科长又问。

“没有。”文戈又是连连摇头。

“一个大学生，哪有机会给领导写讲话呀！”高局长在一旁忍不住开口。

“我在学校实习时，采访过一位省级劳动模范，给他写过一篇通讯，发表在省报的一版上，还，还得了二百元稿费。”文戈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文章带来了吗？让我看看。”高局长说。